



YZLI0890148140

中学生延伸阅读·大家小传

郁达夫（1896~1945），
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
早年留学日本，和郭沫若、
成仿吾等人组织成立创造社。
后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
主编《大众文艺》。
诸多篇章如《故都的秋》《江南的冬景》
《钓台的春昼》《北平的四季》
《春风沉醉的晚上》等
被收入各种版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

袁玉琴
著

郁
達
夫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学生延伸阅读·大家小传



郁達夫



YZLI0890148140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郁达夫 / 袁玉琴编著. — 北京 :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11

(中学生延伸阅读 · 大家小传)

ISBN 978-7-5153-1169-2

I. ①郁… II. ①袁… III. ①郁达夫(1896~1945)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3500号

责任编辑: 顾申

封面绘图: 赵莫呷

书籍设计: 孙初+林业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505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00mm×1000mm 1/16 10印张 100千字

2012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2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册

定价: 1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77

目 录

CONTENTS

- 006 / 富阳之子
- 014 / 杭城读书
- 018 / 东渡日本
- 029 / 异军突起
- 051 / 脱离“创造”
- 061 / 畏友鲁迅
- 077 / 爱情绿洲
- 091 / 风雨茅庐
- 103 / 抗战烽烟
- 119 / 星洲风云
- 130 / 异域殉难



富阳之子

清澈潏潏的富春江昼夜不息地流淌在浙北平原上，润泽着万千顷稻菽良田，也为两岸增添了水乡独有的旖旎风光。它的下游，在即将与钱塘江水贯通之处，有一座小城，像一颗明珠镶嵌在这玉带似的碧川上，这便是中国新文学第一代文坛宿将郁达夫的故乡——富阳。

富阳县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山抱水绕的自然景色，使这座古城虽历经千年沧桑，却始终焕发出勃勃生机，更有文人墨客对这片山川胜景作过极为形象的描绘：“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石，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隔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群。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嚤嚤成韵。蝉则千啭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吴均《与宋元思书》）可谓写尽了富阳景色的明艳与妩媚。有人说郁达夫的文学才情，最初得之于这片山聪水秀的自然风光的陶冶。郁达夫自己曾说：“对于大自然的迷恋，似乎是我从小的一种天性。”（《忏余独白》）与郁达夫共同创办文学社团

创造社的郭沫若也认为：“他的诗文清丽是受了这种客观环境的影响。”（《郁达夫诗词抄·序》）道出了这位富阳之子与故土大地的深切联系。

郁达夫生于1895年12月7日，本名文，字达夫，上有二兄一姊，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郁达夫三岁那年，在书塾执教兼行中医的父亲不幸病故，家中除一座三开间的楼房外唯有薄田六亩。沉重的生活重担，无情地压在了母亲陆氏一人的肩上。每当入秋以后，“她老是不在家里，上乡间去收租谷是她，将谷托人去砻成米也是她，雇船，连柴带米，一道运回城里来也是她”（《悲剧的出生》），此外，每日里还得去自家弄堂口设摊出售花生、瓜子之类炒货，用以补贴家用，家境清贫的程度可以想见。

诚如郁达夫自己所述：“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

郁达夫出生的那年月，帝国主义早已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并全面入侵中国。日俄在辽东半岛的争夺火并，甲午战争中中国蒙受的惨重损失，以及清王朝的孱弱无能的作揖主义，无不加速中国社会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清王朝迫于内外交困的形势与压力，接受洋务派的改良主义主张，开始办工业，修铁路，讲时务，兴学堂，乃至派遣出国留学学生等等，企图寻找一条苟且存活之路。然而，黑暗的社会“早经发生了腐溃，任你是如何的国手，也有点儿不容易下药的征兆，却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施設之中”。在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偷生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悲



剧的出生》)。童年的达夫是孤独的。祖孙三代同堂的家庭，时常“静得同在坟墓里一样”，没有人气，没有欢乐。早年寡居的祖母，已将人生看穿，活着的唯一兴味是面壁念佛。母亲则“身兼父职”，成天在外面为全家讨生活。同胞手足固有情谊，却未能享受人伦亲情，两位兄长远去书塾求学，未成年的姐姐做了人家的童养媳，唯一与达夫成天厮守在一起、能给他关爱与安慰的是长他十岁的使婢翠花。

翠花来到郁家的时候，是个连穿衣吃饭都要人张罗的幼童，那时达夫的父亲健在，便收留了这个不幸的弃儿。达夫的父亲过世后，家境大变，母亲在外忙于生计，祖母年迈体弱，家务活几乎全由十几岁的翠花来操持。翠花与达夫的关系既像主仆，又似姊弟。在母亲离家的日子里，达夫常静静地坐在南屋的藤榻上，看看刘永福镇台湾、日本蛮子桦山总督被擒的石印小画本，要不就前前后后地跟随在翠花身边。

翠花上河滩淘米洗菜，达夫便坐在河岸边的青石条上，看近边的鸭子觅食戏水，望远处的风帆在江中穿梭往返。翠花在厨房里忙着，达夫也拱进去缠着她讲个故事什么的。有一回，近中午时分，母亲不在家，祖母在厅上念佛，达夫独自在庭院里，看见透过树叶洒落在墙边金鱼缸里的阳光，煞是好看，一时兴起，探起上身将手伸进缸里“想将一丝一丝的日光捉起，看它一个痛快”，谁知身体失重，上身浸入缸中，在慌乱与挣扎中，失去知觉。待到晚上醒来之后，达夫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守在床边双眼早已哭肿了的翠花。

达夫自小就沉默寡言，平日里除了跟随在翠花左右，从不与外面的小伙伴游玩。有一次却大出翠花的意外。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的早晨。达夫的母亲独自给父亲上坟去了，长年吃素的奶奶也去真觉寺念佛了。翠花正在灶间忙着刷锅洗碗，料理家务，达夫则站在门口，看着天空飘浮的淡云。不一会儿，左邻人家的一个少年阿千从门前走过，带着钩刀与扁担，准备上山去砍柴。阿千比达夫大一岁，可是他时常像大人一样地出门打短工，也跟着他家的大人一起上茶店酒馆，为此，达夫对他早已十分羡慕。以往阿千路过达夫家门口时，也曾邀达夫与他一起外出，今天他见到达夫无精打采地站着，就又一次对他说：“盘龙山上的映山红开得又多又好看，还有‘乌米饭’（一种小黑果子）、‘彤管子’（一种野刺果）、刺莓，真好吃，你跟我去，我可以采一大堆给你。你奶奶不是在山脚下的真觉寺里念佛么？等我砍好柴，我可以送你去寺里吃中饭。”

清早奶奶出门的时候，达夫原也吵着要求同去的，可奶奶疼爱孙子，怕他走不动，便将他留在家里。这会儿达夫听了阿千的鼓动，再也按捺不住游兴，但又生怕翠花发现，特意放轻脚步，随着阿千一溜烟地快步走了。

两人出了弄堂，一路沿江向东而去。走出城外，天地宽广多了，达夫什么都觉得新鲜，一路问，一路谈。阿千则什么都知道，简直像一部小小的自然百科辞典。说着说着，两人上了盘龙山。阿千显然爬热了，将一件破夹袄脱去扔在山石上，让达夫在石上坐着休息，他则哼着戏文砍柴摘野果去了。达夫转身面对山下的富春江，头一次惊奇地发现世界是如此之大，那宽广的水面，那辽阔的天空，是他从来也没有看到过的。这时，什么家里人的担忧，翠花的焦急，早已被



他忘到了九霄云外。

隔了一会儿，阿千光着脊背背了一小捆柴草，提着用小布衫包着的乌米饭、刺莓，来到达夫身边。他俩吃着新鲜的野果向后山走去。阿千将达夫送至真觉寺，他自己又去砍柴了。奶奶及庙里念经的老婆婆对达夫的到来都很诧异，细细地问了情况，达夫也很得意，便越发详细地介绍他此次冒险出城的经过。午饭桌上，当一位老婆婆问达夫长大了想干什么时，达夫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愿意去砍柴！”

翠花在家里不见了达夫，急得堂前屋后、弄口江边四处乱找，她以为不是达夫走迷了路，便是被坏人拐骗了去，于是回到家里，大哭了一场，万万没有想到他是同阿千去了真觉寺。等到下午达夫随祖母回到家里，翠花心里真是悲喜交集。当达夫看到翠花那双红肿的眼睛时，不无内疚地走去依偎着翠花，低低地求饶道：“下次我不去了，下次我不去了！”翠花经不得达夫那乞求饶恕的眼神，没说一句责备的话，牵起达夫的小手，一起下厨房去了。

几十年后，达夫有次回乡省亲，赶巧遇到了翠花。她早已成了家，有了儿女，这回挑了担土产前来探视达夫的老母。冷不丁地看见了达夫，先是笑，然后又哭，临了从围兜里掏出一个烤白芋来递给达夫吃，引得满堂的人都笑了起来。也许，在她的心目里，达夫还是那个左右离不开家人的孤独男孩吧。

倘若说，富阳的山光水色培育与启迪了郁达夫文学才情的话，那么，世纪末的病态社会，清贫困苦的家境，失去欢乐与阳光的环境，孤独寂寞的童年生活，对于郁达夫某些孤

僻、内向性格的形成，显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童年的达夫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现实生活土壤上成长起来的。

七岁那年，郁达夫开蒙入私塾念书。五年的发蒙教育，对于幼年的学子来说，不求甚解的死记硬背，僵化的教学模式自然无可留恋，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私塾期的学习，为少年达夫的国学修养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十二岁那年，达夫进了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最使他惊异的是，自己竟是全校学生中身材最矮、年龄最小的一个。同窗学友中好几位都是三十岁左右的秀才，穿起黑色学生制服来，背不直，腰不挺，很有些别扭，回到乡下，妻儿成群恐怕已是不争的事实。若从年岁上来推算，达夫同他们的儿辈相仿，也决不至于闹出笑话。

当年学堂创办之初，民众对“洋学堂”除感到新奇之外，简直有些崇拜。学堂的房舍造成后，乡下百姓时常三五成群，甚至带了饭包和雨伞专程进城来看看这个新事物。学堂堂长在县里，自然也是个大人物，进出都用蓝呢小轿代步。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六，学生上作文课时，知县有空必来监课，此时，每个学生都能额外地得到两个肉馒头。一些乡下学生舍不得吃，将馒头包在书包里带回乡，送给邻里尊长，本意倒不在尽孝，而是因为它是知县大人所赐，又是学堂里的食品，相信吃了是能够启智驱邪的。至于对洋学生自然更是侧目相视，尊崇有加，觉得他们简直就是个无所不能的“张天师”。学生们自己一个个地也都感觉良好，暗自得意。就在达夫进校的这年年底，由于他资质聪慧，各科成绩总评在八十分以上，被特许同其他四位同学一起跳了一级。



消息既出，这位文弱瘦小的富阳之子，立即成为城里乡下酒馆茶坊中人们交口赞许的人物之一。

这份突然而来的荣耀，却在达夫家里引出了一场风波。事情发生在翌年春天的开学时分。家里东拼西凑地给达夫缴了学费和书籍簿本费后，谁知达夫又坚决要求母亲给他买一双皮鞋。因为他想，那黑色斜纹制服，只有配上得得作响的皮鞋，走起路来才最神气。如此走进高一级的课堂，才足以压服那些年岁比自己大得多的同学的心。达夫的家境，原本就捉襟见肘，缴纳学杂费已经颇费了一番筹措，哪还有闲钱再去购置新皮鞋呢？然而慈蔼善良的母亲，终于不忍拂拗儿子的心愿，不得已带着他去百货店里买鞋。娘儿俩走了一家又一家，从下街直走到上街的最后一爿店，还是没有买到鞋。不是没有合脚的鞋，伙计们也待客殷勤，有的还故意摸摸孩子的头，套着近乎，拿出一双双不同式样和尺码的皮鞋给达夫试穿，只是当母亲最后提出要赊欠时，看到的都是同一副铁板似冰冷的脸，听到的是账房先生大声喊出的“不予赊欠”的同一句话。从最后一爿店里走出门的时候，达夫看到母亲的眼圈红了，那张素来毫无血色的两颊也胀得绯红。

回家以后，母亲先是默默地揩着鼻涕上楼去了。当她噙着眼泪，提了一包衣物，下楼要上当铺时，达夫的心如同针扎一般，痛心疾首地哭着喊着，死拽住母亲，跪倒在地上拼命地求道：

“娘，娘！您别去吧！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不要皮鞋穿了！”

母亲在复杂情感的撞击下，悲从中来，娘儿俩不由得抱

头大哭了一场。最后达夫向母亲重赔了不是，检讨了自己的虚荣心，才结束了这场风波。金钱社会给予少年达夫的最初刺激在此后很长时间里都深深地刻印在他的脑海里。从此以后，达夫除了“拼命的读书”外，再也不嚷着要穿皮鞋，甚至连衣物都不想用新的，在学校里结交的人也都是一些清贫人家的子弟，对于那些有钱人和经商的人，也从此产生了仇视的心理。

皮鞋风波似乎一下子使少年达夫“老成”了不少。发生在这一时期一系列的世事变幻更激起了这位少年学子对社稷前途的热切关注。先是光绪死了，哀诏下达，小小的富阳城里，沸沸扬扬地溅起一番议论，接着儿皇帝溥仪登基，熊成基的安徽起义，国运的颓圯衰微，对进步势力镇压与迫害的加剧无不使少年达夫的心里涌动起情感涟漪。有一天，一位国文教员举着报纸上一位青年军官的肖像给学生们看，痛陈满清当局对外腐败无能、对内血腥镇压的累累罪行，那位军官便是被朝廷无辜杀害的革命志士。这件事像一颗火种燃起了达夫心中的正义之火，当时他攥紧拳头，暗下决心：“我们要复仇，我们要努力用功。”“所谓种族，所谓革命，所谓国家等的概念”，也就在那时，在他的“脑里生了一点儿根”（《书塾与学堂》）。



杭城读书

郁达夫用三年的时间读完富阳高小，毕业时以优异成绩告慰家长，并奖得《吴梅村诗集》一部。书香门第的郁家虽早已败落，但在郁达夫小学毕业的前一年，他的家庭情况又起了一点变化。

郁达夫的大哥郁曼陀，早年留学日本攻读法律。1910年于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后，回国通过考试，以七品文官在外务部当译员。1912年起出任民国政府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此后一直在法院工作。抗战时期，在任上海江苏省高等法院二分院刑庭庭长时，被汪伪特务暗杀身亡，是我国最早推行资产阶级法律的仁人志士。此当为后话。达夫的二哥养吾，其时也毕业于杭州陆军小学堂，在军中当了排长。兄弟二人从政从军使郁家在富阳这般的小县城里，已称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家了，加之书香世家的家风，后世子嗣自然以读书为本。于是，1911年春天，十五岁的达夫在一位秀才亲戚的陪同下，离家去报考杭州府中学堂。杭州这座历史古城，素以风景优美驰名天下，四季景色秀丽多姿，湖光山色，如诗如画，尤其是早春时节，芳草新绿，乱花初放，垂杨依依，山峦葱翠，宛如粉黛新施的淑女，清新脱俗，艳而

不丽，历代吟咏的诗篇不胜枚举。唐代白居易一首《春题湖上》，便将春意涌动的西子湖描画得出神入化：“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当年的诗人为杭城春色迷醉得流连忘返，难怪新从乡下出来的郁达夫，一踏入风景如画的杭州城，见到那些“假山盆景似的湖山，自然快活极了”（《远一程，再远一程》），在等候发榜的日子里，不免日日行游于碧水青山之间。

考取了杭州府中的郁达夫，却没能进入该校学习。从家里带出来的有限费用，经不得日日观光游览，此时已不足应付一学期的开支，一时无以为计，愁肠百结。一日，适遇同学三人，殷殷相邀同去嘉兴，郁达夫遂改往生活指数较低的嘉兴府中就读。在嘉兴，半年时光不能算长，然而对于初次离家远行的少年来说，孤寂怀乡之苦，情所难免，每当他孤身独处时，思乡的热泪可没少流。

乡愁的困扰固然令人神伤，乡愁却也可启智。达夫往往于泪痕未干之时，努力摒弃一切杂念，拼命地捧书苦读，在“一味的读书，一味的做诗”中，消解愁思，摆脱苦恼，遨游在宏阔博大的知识海洋里。半年苦读的结果，既长心智又长人，暑期返乡时，谁都说他长成个大人了。

第二学期，达夫复又插班进了杭州府中学堂。杭州毕竟是商业繁华、文化发达的都会城市，远非小小的嘉兴府所能比肩。学堂里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儿不乏其人，追随左右之辈也大有人在。来自淳朴的乡镇世界的达夫，自然不屑与此类



人为伍，更看不惯一些人似男非女的畸形作派，而他的不善交际和满身土气也与同辈颇多隔阂。达夫的孤独更深了。解脱既无可能，自救的唯一办法是深深地埋首于书堆之中。他的勤勉与才情很快地在作文上显露出来，成为国文先生关注的对象，于是这个不起眼不合群的乡下孩子，被他的同班学友赠送了一个“怪物”的绰号。

社交活动减少到零的达夫，与同窗的隔膜愈来愈深，书籍便成了他神交的唯一朋友。平日里他省吃俭用，积攒零钱，星期天就去旧书坊淘购经济而又实用的书籍。有时在书店里延宕得久了，错过了回校吃饭的时间，便在街上小面馆吃一碗最廉价的清汤面，尽管如此，他心里还在怀恨着浪费了几个铜子。而当他边吃面条边翻着新买来的书籍时，他的恼恨又立即被享受精神食粮的快慰所取代了。

作诗则是他这时期宣泄情感的重要渠道，因而一有空闲便乐此不疲。达夫喜欢作诗，尤擅旧体诗。除了天赋之外，还得益于少小时饱学经书。这位“九岁题诗满座惊”的孩童，将“富小”毕业时学校奖励的《吴梅村诗集》，作为“专心研求韵律”的启蒙课本。嗣后，除了博览群书，又深得《留青新集》和《西湖佳话》的启迪，做诗的兴趣有增无减。就在杭州府中期间，他练笔之余，开始向浙江、上海等地的报刊投稿，第一首诗就被《全浙公报》采用，这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从此便常以假名投稿，一发而不可收。两三年后，发稿的命中率高了，他的真名才见诸报端。初试啼声的达夫，就显露出非凡的才具，可惜这些散见于报章的文字，已无从搜集，惟存有1911年作于故乡的《咏史》三首。现将

第一首抄录于下，以飨读者：“楚虽三户竟亡秦，万世雄图一夕烟。聚富咸阳终下策，八千子弟半清贫。”十五岁的少年在这首小诗里表达出对某些历史经验的总结思考，其心志与目光之宏阔，可见一斑。

这一年适逢辛亥革命发生。达夫“日日在焦虑与紧张中渴望着革命的到来，同时又为自己没能参与革命有所作为而抱憾于心”。在《大风圈外》中他这样写道：“平时老喜欢悲歌慷慨的文章，自己捏起笔来，也老是痛哭淋漓，呜呼满纸的我这一个热血青年，在书斋里只想去冲锋陷阵，参加战斗。为众舍身，为国效力的我这一个革命志士，际遇着了这样的机会，却也终于没有一点作为，只呆立在大风圈外，捏紧了空拳头，滴了几滴悲壮的旁观者的哑泪而已。”这段自谴自责的文字正从另一角度印证了郁达夫关心国事、希冀报效祖国的鸿鹄之志。

第二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因中学堂未曾及时复课，达夫先后进了两所教会学校。专制、刻板的生活，缺乏活力的宗教道义教育，使素有独立思考与自由意识的达夫不堪忍受，他先是参与反校长的学潮被校方除名，继而又毅然离开变相“牢狱”般的蕙兰中学，在对学校教育深感“绝望”的当时，达夫考虑再三，决心回乡自学。回到故乡的达夫，索居独学，严格规范自己的生活。每日清晨，未曾漱洗，先读外语，早餐过后，以《资治通鉴》和《唐宋诗文醇》为教本自学，下午阅读一小时自然读物，散步回来翻看当日的报纸。这样的课程安排，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可谓文科、理科兼学，政治与外语并重，十分科学。达夫学的第二种功课便



是常常去近郊乡村与农民随意接谈，这使他学到了许多书本上不能学到的知识。他曾几次三番与一些农户深入交谈，听他们细算一年劳作的各种明细账，结果发现连拥有十亩田产的自耕农都难以养活五口之家，更不用说众多的赤贫户了。这样的访谈使达夫“有好几晚不能够安睡”。

“从这一种乡村视察的闲步回来，在书桌上躺着候我开拆的，就是每日由上海寄来的日报。忽而英国兵侵入云南占领片马了，忽而东三省疫病流行了，忽而广州的将军被刺了；凡见到的消息，又都是无能的政府，因专制昏庸，而酿成的惨剧。”（《大风圈外》）面对农村凋敝的经济，与外患内乱的现实，使达夫早早地就养成关心民生疾苦与国事安危的习惯。一个十六七岁尚未走向生活的年轻学子，怀有如此深重的民族忧患意识，其高尚的思想境界及道德情操，实堪感佩。联系其在辛亥革命时所表露的拳拳报国之心，及数十年后终于为国捐躯的壮烈之举，可以说，爱国、爱人民是贯穿其一生思想行为的鲜明红线。而乡居两年的日子，确如达夫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称：“对我的一生，却是收获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预备时代。”此外，青年达夫选择的这种书本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自学方法，严于律己的自觉精神，难道不也值得今天的后生学子借鉴与吸纳吗！